

硬汉

★
一段真实的抗战悲歌

YING HAN

冷海著

待到胜利那日，一起回梁山！
或许，你再也读不到这样令人热血贲张的军事文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硬汉



一段真实的抗战悲歌

冷海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硬汉 / 冷海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6

ISBN 978-7-5399-9082-8

I. ①硬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4176 号

书 名 硬汉

著 者 冷 海

责任编辑 孙建兵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324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082-8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一、家仇

1. 王剃头/2
2. 刁宰匠，胡厨子/13
3. 左手拔枪/30
4. 一根毛，红娘子/39
5. 云谲波诡/51
6. 子弹横飞/69
7. 笑里藏刀/86
8. 恩怨情仇/101

一、家仇



1. 王剃头

民国二十四年，秋风劲舞，旷野荒凉，长天一片冷肃。四川梁山县仁和镇，一条古旧的石板老街，老街两边是冷冷清清的店铺。店铺的墙壁斑驳，墙壁缝隙之中，野草枯黄。一家破旧的茶馆，茶馆的幡帘上的“茶”字已模糊不堪。一个白胡子老人坐在茶馆门口的藤椅上，微微闭着眼，落寞地吸着旱烟，他的脚边趴着一条黄毛老狗，耷拉着脑袋，没精打采。

一堵高墙，把老街硬生生地隔断。

王洛风大步如风地从街口走来，径直走向那堵高墙。他穿着灰色的褂子，露出两只如红铜一般强劲的胳膊。黑色的裤子，穿着布鞋，肩膀上背着一个褡裢。小平头，剑眉，眼神锋利，棱角分明的脸，嘴角是一圈短胡茬，还有满不在乎的坏笑。

白胡子老人听到脚步声，缓缓抬起头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轻轻地抽动了一下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：“年轻人，你走错了，前面没路了……”白胡子老人脚边的老狗，也抬了抬头，有气无力地看了一眼，又趴在地上。

风在老街徘徊。

王洛风只是笑了笑，走到高墙下，双手叉腰，歪着头，看着那墙。墙是用青石头砌成，厚重的石头，长六七尺，厚一尺多。石头与石头之间严丝合缝。墙足足有两丈多高，把街道的另一边全部阻隔断了。墙体显然经过漫长的风吹雨淋，斑驳古旧。墙壁中间，雕刻着工整的大字：李氏祖训，凡我李氏族人，与隔壁张氏族人，永世不得往来。违者，生被逐出李氏家族，死不得葬入祖坟。此训！天神共鉴。道光六年六月六日。油漆鲜红，就像不久前刚刚漆上去。

王洛风一双剑眉皱了皱：这该有多大的仇恨呀？

“哎！这堵墙，早就该拆除了。”一个温柔女子的声音，悠悠飘入王洛风的耳朵里。王洛风的心中忽然一颤，他猛地回头看了看，身后却没有谁。怎么可能？明明有人的声音？王洛风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笑了笑：这声音分明是墙的另外一边传来的呀！

“一百年的仇恨，不容易化解呀！”一个年轻男子无可奈何的声音。

“冰封千里，总有融化的那一天！”女子坚定的声音。

“等到春光灿烂的时候！”年轻男子说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走吧！”

“嗯……”

高墙那边沉寂了。

王洛风望着高墙，忽然冲到一侧，脚踩着墙壁缝隙处，一个纵身，攀到高墙顶上。这时他才看清楚了，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两堵墙，中间只隔着半尺的距离。另外一堵墙修筑得一样高，一样厚。

高墙的另外一边，也是清冷的石板街道。一辆马车背向着高墙停着，一个穿着整齐学生装的男子正牵着一个穿着白色长裙子的女子上车。那个女子长发如乌黑的缎子一般披在身后，纤细窈窕的腰，脚上穿着黑色的皮鞋，白色的袜子。她坐在马车后座，年轻男子坐在前面，马车飞快地走了，白色的裙角在风中飘舞。

越去越远。

像一个美丽的梦一样远去，飘逝……

王洛风望着远去的马车，还有马车边飘舞的裙角，心仿佛也随之而去，人坐在高墙上，如一尊塑像，一动不动。

“下来，格老子的！爬这么高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你真以为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？”一声暴喝，随即是枪扳机扣动的声音。王洛风回头一看，高墙下来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，簇拥着一个穿中山装，头上戴着黑色礼帽，手上戴着白色手套，手里拿着文明棍，神色严肃的中年男人。发出暴喝的军人五大三粗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豹子眼，咧着大嘴，歪戴着军帽，肩膀上背着一串子弹链。他的双手举着一挺机关枪，两手衣袖挽到胳膊上，露出黑铁一般的肌肉。

另外几个士兵也举着步枪，对准了高墙顶上的王洛风。王洛风怔了怔，随即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军爷别开枪，我是好人！”

络腮胡子暴喝：“格老子的，少啰嗦，管你是好人还是恶人。滚下来，否则，老子一梭子弹把你扫灭了！”

王洛风双手把着墙壁，嗖的一声，滑了下来。两个士兵如狼似虎，用步枪顶着王洛风，把他押到络腮胡子面前。王洛风面不改色，镇定自若。

络腮胡子微微有些诧异，在他的眼中，很少有人面对枪口还能如此镇定的。此人能爬那么高，身手不错，胆量也不小，是个不同凡响之人。士兵们放下步枪，站在王洛风身后。

络腮胡子瞪了王洛风一眼：“姓啥？”

王洛风：“姓王。”

络腮胡子：“干啥子的？”

王洛风：“剃头的。”

王洛风话音刚落，身后几个士兵立刻又举起步枪，紧张地对着王洛风，如临大敌一般。王洛风丝毫没有慌张，平静地道：“军爷，有话好说！别开枪！千万别开枪，枪弹无眼呀！”

络腮胡子胡须眉毛乱掀，脸上的横肉抖动，正欲发作。穿中山装，戴墨镜的中年男人伸出手，往下压了压。士兵们把枪收了起来，络腮胡子也把机枪扛在肩膀

上，退后了几步。穿中山装的男人冷静地看了王洛风一眼，缓缓地道：“你不会就是王剃头吧？”

王洛风笑了笑：“官爷，实不相瞒，我剃头的时候，别人都叫我王剃头，可现在我已经不当剃头匠了。”

中年男人迟疑了一下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王洛风迟疑了一下，显得有些为难：“吃不了剃头匠那碗饭！拿剃刀的时候，手总是抖，割破了几个人的脑袋，工钱不够赔。再剃下去，怕是连人也要赔进去，所以就不敢再干下去了。”

中年男人嘴角泛起淡淡的笑容：“见势不对，马上撤退！这说明你是一个聪明人嘛！聪明人如何连个剃头都学不会？”

王洛风：“剃头是件严肃的大事，马虎不得，小的干不来大事。小的已经想好了，到城里去扛包。扛包就是个力气活，小的不怕。”

络腮胡子点了点头：“格老子的，你这一身肌肉，就适合他娘的扛大包。不扛，还真有点浪费。”

王洛风：“军爷说得对。”

中年男人微微一笑：“这么说，你就不是王剃头？”

王洛风正色道：“官爷说的那一个……当家……的王剃头？”

中年男人：“是。”

王洛风摇头道：“官爷，那个王剃头，干的是比剃头还要大的事情。小的连个头都不会剃，怎么会是那个王剃头呢？”

中年男人缓缓地道：“你说你不是那个王剃头，我说你也像是那个王剃头。他可是仁义堂的舵爷，浑水袍哥之中的袍哥，万人之上，神通广大，手眼通天。再说了，三十年前，他已经是舵爷了，你才多大年纪，怎么可能是王剃头呢？”

旁边的士兵们松了口气，紧绷着的脸露出了笑容。络腮胡子不服气地哼了一声，用手得意地拍着机枪：“王剃头！格老子的！他那么嚣张，还不是被司令他娘的一梭子弹突突了？这个社会，谁他娘的厉害？就是机枪厉害！”

王洛风点了点头：“是。”

中年男人：“你爬到上面去做什么？”

王洛风笑了笑：“小的路过，看见这堵墙。怎么横在街道中间？一时好奇，就爬上去看了看。”

中年男人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王洛风用手一指墙壁：“上面有字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，一起落在墙壁上，上面的确有字。

中年男人：“字里有什么？”

王洛风假装有些不懂，反问：“字里能有什么？”

中年男人：“仇恨。”

王洛风张大嘴巴，摇了摇头：“这字里还有仇恨？”

中年男人回头道：“钱师爷，你来说说，这字里有什么仇恨！”几个士兵让开，不远处站着一个矮小之人。身穿长袍马褂，手里摇着一把折扇。中分头发，披在肩膀上，浅眉毛，小眼睛，鼻梁上挂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山羊胡须。看起来有五十多岁，气定神闲，胸有成竹。

钱师爷慢条斯理：“县长大人，这字里岂止才有仇恨？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呀！”

王洛风忙望着穿整齐中山装的中年男人，问道：“官爷是到梁山县上任的青天大老爷么？”

络腮胡须喝道：“格老子的，这是刘县长刘大人，此刻正是赶往梁山县上任，你个大胆刁民，他娘的简直是胆大包天……”

刘县长摆摆手：“罗连长，少安毋躁，听钱师爷说这个故事。”

罗连长硬生生地把想继续说的话吞了回去。钱师爷缓缓摇着折扇，道：“这个故事，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……”

清宣宗，道光六年。仁和镇有两大家族，比邻而居。一家姓李，一家姓张，几十年来，两家因一些小事磕磕绊绊，有些积怨。但彼此忍耐，没有爆发出来。当年四月，天降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。李家下人在门口挖了一条排水沟，水直奔向张家。张家看水涌向自家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就把水沟挖向李家。一来二去，两家吵了起来。雨停了，李张两家的争吵还没有停，而且越吵越猛。

张家人：“叫人。”

李家人：“叫人。”

片刻，两家男女老少聚集起来，各占了街道的一边。男人手里拿着标枪，木棒，在前跃跃欲试，女人们在后面呐喊助威。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“打”。两边的人一拥而上，打成一团，哭喊一片。只片刻，地上倒了一大片，各自死伤数人。

这个事情闹到了省府，被强压了下来：双方各有死伤，各有过错，互不追究。这也是唯一能解决的办法。两家都不服气，但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。于是不约而同地修筑了高墙，划地为界，不共戴天。之后，双方家族都以在官场，商场，人丁，体魄强于对方为目的。两家从仁和镇发展到梁山县城，一家占据城北城东，一家占据城南城西，针锋相对，一斗百年。梁山县出现一个县由县长、张、李姓族长共同管辖的奇特现象。

刘县长听完之后，哈哈一笑：“这梁山县原来是个是非之地，本县岂不是要被逼上梁山？”

罗连长把机枪往上一举，道：“格老子的，县长大人，您安心当您的县长，别的事情交给我。对付这些他娘的旦色，如果不听话，一梭子弹，统统他娘的扫灭了！”

钱师爷摇晃着折扇，微微一笑：“虽然是是非之地，但大人本是来说是非之人，何来逼上梁山呢？”



刘县长嘴角露出得意的神色，把手一挥：“上任。”

士兵们齐声吆喝：“老爷上任了。”

罗连长举起机枪，对着天空扫了一梭子弹，哈哈一阵大笑：“格老子的，都他娘的听好了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！”

钱师爷微微皱了皱眉：“罗连长，少安毋躁，少安毋躁！”

士兵们簇拥着刘县长往前走，王洛风跟在后面，点头哈腰：“青天大老爷，我要跟您一起到梁山县。”

一个士兵问了句：“为啥？”

王洛风：“跟在青天大老爷后面安全呀！”

钱师爷淡淡地说了句：“聪明。”

官道上，刘县长，钱师爷坐在一辆马车里。罗连长和士兵们肩膀上扛着枪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走在马车两边。

秋风正高。

刘县长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：“师爷，你跟我到过四个县，你认为这梁山县前景如何？”

钱师爷轻摇折扇，慢条斯理：“梁山县东邻万州，西接大竹，南靠忠州，垫江，北之达州，开江。四通八达，可谓要道。商贾豪绅云集，民富家强，正是大人大展身手之地。”

刘县长面露微笑：“还有多久能到县城？”

钱师爷：“最多一个时辰。”

刘县长道：“想必梁山县的政府官员们和商贾豪绅们已经在城门口等候了，我们加快脚步吧！”

钱师爷悠然道：“你是县长大人，让他们等等又何妨？前面有个茶铺，让罗连长他们歇歇脚，喝盏茶，精神抖擞地进城。”

刘县长：“好，师爷说了算。”

钱师爷吩咐赶车的车夫：“在前面茶铺歇息。”赶车的一声吆喝，把马车赶入茶铺前，勒了马。罗连长已经和几个士兵大摇大摆地闯了进去，大声吆喝：“格老子的，又饥又渴，累死老子了。掌柜的，快点泡几壶好茶来。”

跑堂和掌柜一起迎接，点头哈腰，一迭连声：“各位爷，快请，快请……”

刘县长，钱师爷两人坐了一桌，罗连长和士兵们把桌子坐满了。王洛风也跟着进了茶铺，一眼就看到，靠边处的一张桌子边，坐着两个人。一个穿着学生装的男子，一个穿白色长裙的美丽女子，桌上一壶茶，几碟点心。两人显然见惯了大场面，对县长一行并没有特别的反应，只是抬头看了看，又低头喝茶。

王洛风心中怦然一动：这不是在仁和镇高墙上看到的女子么？当时只看到了她的背影，就让他神魂颠倒。如今人就在眼前，我要看清楚她的脸。心中这么想

着，脚下不由自主地走到两人的桌子前，坐了下来。

那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二十来岁，长眉大眼，白净斯文，衣服整洁，头发一丝不乱。穿白色裙子的女子脸如凝脂，眉毛清秀，眼若两汪深泉，清澈透明，一头长发披散在肩膀上，嘴角是淡淡的笑容，如春风一般柔和动人。

王洛风和白裙女子的眼神一碰，他的脸就红了红。他问了句：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点了点头，彬彬有礼：“请坐。”

白裙女子用洁白如玉的纤纤素手捂住嘴，嫣然一笑：“你不是已经坐下了么？”

王洛风嘿嘿一笑：“我这个人忘性大，一时糊涂，脑袋里就发浑，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！你们不要见怪呀！”

白裙女子微笑，学生装年轻人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不见怪。”

王洛风说：“我叫王洛风。”

白裙女子微微有些诧异之色：“这个名字好。”

王洛风：“有什么好？”

白裙女子：“洛风送马入长关，阖扇未开逢獬犬，诗鬼李贺满怀悲愤之作……”

王洛风：“李贺是谁？”

白裙女子双眉微微一蹙，若有所失：“你自己的名字，就不知道其意么？”

王洛风：“名字是父母取的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的意思。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笑了笑：“妹妹，他是有可能不知道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”

白裙女子低头品了一口茶，若有所思。

刘县长和钱师爷也品着茶，两人的目光都落在白裙女子身上。刘县长低声说道：“钱师爷，你说那剃头的小伙子，究竟有什么来头？难道我看走了眼？”

钱师爷沉吟：“暂时看不出来，不过，应该不是等闲之辈！脸皮够厚，和不熟悉的人能坐在一起，脸上有笑，实则心怀鬼胎！”

刘县长露出奇怪的微笑。

罗连长和几个士兵不时向白裙女子一桌张望，一个士兵把头凑到罗连长的耳朵边，垂涎三尺：“连长，那个小妞，可是一等一的漂亮，简直是仙女下凡。”

罗连长噌的一声站了起来：“老子去看看。”肩扛着机枪，几步就冲到白裙女子桌旁，喝道：“格老子的，你们两个，是什么人？老子怎么看怎么像土匪的探子？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站了起来，冷静地看了罗连长一眼，不慌不忙地道：“这位军爷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无凭无据，就要诬良为盗么？凡事总得讲个道理……”

罗连长怪眼一瞪，一手拍着机枪把子喝道：“格老子的，少他娘的跟老子讲道理，老子他娘的就是一个丘八，老子讲的就是这个！”

白裙女子一动不动，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毫不畏惧：“别这么大声，现在是中华民国，法制社会，连四川主席刘湘也没有你这么嚣张跋扈，敢问你姓甚名谁？”

罗连长：“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罗蛮子就是，曾经在刘主席部下当连长。”



穿军装的年轻人：“如今呢？”

罗蛮子道：“如今跟着刘县长上任梁山县！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哈哈一笑：“见识了，原来是去梁山县上任，好大的官威呀！本人正是梁山县人，是不是要马上赶回去，通知梁山县的父老乡亲们出城十里，迎接县长大人上任呀！”

罗蛮子满不在乎：“格老子的，县长上任，十里哪里够？一定要出城二十里迎接！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哼了一声。

钱师爷摇着折扇，和刘县长一起走了过来。钱师爷用折扇挡住罗蛮子，刘县长满脸笑容：“本人刘文远，年轻人请不要生气，能听我说几句么？”

穿学生装的年轻人：“学生张守义，县长请说。”

钱师爷插了一句：“恪守礼义，好名字。”

刘文远：“素闻梁山县境内，土匪横行，绑架勒索，无恶不作。本人虽乃文弱之辈，仍有一腔热血，欲剿灭匪患，还太平于民！故而聘请能征善战的罗连长，他人虽然鲁莽一点，但对付土匪，以恶制恶，以暴制暴。他对两位粗暴，只是职业习惯，试探试探而已，请不要见怪。”

张守义面不改色：“倘若如此，是梁山县百姓之福。不过刘县长，梁山县境内的确有土匪出没，但还没有嚣张到肆无忌惮的程度。”

刘文远微微一笑：“难道是我多虑了吗？”

王洛风一笑：“县长大人是有备无患！有备无患！”

刘文远回头责怪罗蛮子：“罗连长，给你说了多少次，做事情要用脑子，你看这两位，一表人才，斯文有礼，哪里有半点匪气，怎么可能是土匪呢？”

罗蛮子咧开嘴巴嘿嘿一笑：“知道了。”扛着机枪，和几个士兵退了回去。

刘文远又对张守义一笑：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说的就是他这种兵。”

白裙女子莞尔一笑，张守义不卑不亢：“既然如此，乃是误会一场。刘县长，学生先走一步了，告辞了。”

刘文远含笑道：“你是梁山县的青年才俊，一身正气。本人初来乍到，正想找一个人了解一下风土人情，我们同道而行，如何？”

张守义：“好。”

刘文远微微弯腰，礼帽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：“请上我的马车。”

张守义：“县长请。”

一行人重新上路，白裙女子坐在最前面的马车里，刘文远和钱师爷，张守义坐在第二辆马车里。王洛风跟在白裙女子的马车后边，大步流星。

刘文远，张守义，钱师爷高谈阔论。白裙女子一回头看到了王洛风，道：“王洛风，累不累，上车捎你一程吧？”

王洛风有些受宠若惊：“我不累，对了，你叫啥名啊？”

白裙女子微微迟疑了一下：“张映雪。”

王洛风低下头，默默地念了一遍：张映雪。一抬头，就碰到了张映雪的目光，那么温柔，那么善良，那么纯洁。

张映雪回过头去，留给王洛风一个美丽的倩影。马车缓缓进入一个狭长的山谷。

张守义对刘文远说：“刘县长，这里就是柏树垭口。过了这个垭口，再走十里，就是梁山县城了。”

刘文远抬头看了看：“地势有些险要，会不会有土匪出没？”

张守义道：“前些年土匪不少，青龙会的魏凯为害万州、梁山县一带，后来被杨森收编，又被刘主席剿灭，天下太平了。”

刘文远有些疑惑：“我听说黑旗会一根毛和夫人红娘子，还有仁义堂王剃头，无恶不作，天怒人怨？”

张守义想了想，才缓缓地道：“刘县长，可能事情并非如此，至少在我的印象之中，并没有太多他们作恶多端的事情。相反，在老百姓口中，他们却是豪侠义士。”

钱师爷淡淡一笑：“盗亦有道。”

张守义点了点头：“他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出现过了。”

刘文远道：“可我听说的一根毛心狠手辣，贪婪残暴，雁过拔毛，所到之处，一扫而光，连半个铜钱也不会留下。而他自己特别吝惜，一毛不拔。他的夫人红娘子，穿红色衣裙，红披风，骑红色大马。不仅仅抢人钱财，动辄把人挖腹剜心，吃肉饮血，非恶魔不可为。”

张守义：“在垫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”

刘文远继续道：“那个王剃头，传闻他更狠，手里一把剃头刀，杀人如草，一刀割断别人的脖子。据说，有一次他抢劫一家富绅，一家十五口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并排跪着。他一路割过去，然后看着一家老小在血泊之中挣扎，哀嚎。如此冷血，残忍……”

张守义：“到处都有这个传说，却不知道具体的出处。”

钱师爷淡然一笑：“无风不起浪，可见王剃头之灭绝人性。”

刘文远愤怒地道：“此等恶匪，天怒人怨，我若遇到，必为民除害，绝不留情。”

话音刚落，砰一声枪响。钱师爷顿时大惊失色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土匪真的来了？”张守义，刘文远微微有些吃惊，身后的罗蛮子一声大喝：“保护县长。”士兵们端着枪，把县长的车围了起来。

张映雪的车在前面，距离后面的车十几步，车夫勒住马。张映雪本能地回过头来，才发现王洛风不慌不忙地走到车门边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别怕！”

声音不高，却沉稳如山。

张映雪的心本有些慌乱，一听他的话，立刻宁静了下来。

两百多米远的山坡上，站着一排穿着黑衣黑裤，脸上戴着黑纱面罩，露出凶狠

的眼睛。正中一个身材粗壮，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，旁边高高矮矮，举着步枪，刀叉。

那个粗壮土匪大喊：“都给我听逮好，袍哥人家，从不拉稀摆带。大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仁义堂舵爷王剃头。要钱不要命，留下钱财，给你们一条活路，倘若一个不字，先杀人，再抢钱。”

车夫低声惊叫：“王剃头。”

刘文远站在马车上，抱拳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原来是仁义堂王舵爷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本人刘文远，是到梁山县赴任的新县长。”

王剃头哈哈大笑：“早就知道你是去逮梁山县赴任的新县长，大爷特意在此恭候。”

刘文远道：“王舵爷，我等赶去赴任，两手空空，怕没有礼物孝敬呀！王舵爷为什么不等本县离任之时再来相约呢？”

钱师爷低声说了句：“下马威！”

张守义：“来者不善。”

王剃头又道：“刘县长，见识逮了。打开窗子说亮话，本舵爷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告知一声，这梁山县是本舵爷的地盘。山是逮我的山，路是逮我的路。你虽然是逮县长，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别搞成两败俱伤。”

刘文远一声冷笑：“王舵爷，你如此狂妄，分明是没把本县放在眼中。本县在四个县城担任过县长，所到之处，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剿匪。朗朗乾坤，岂容你等宵小横行，王法何在？公理何在？”

罗蛮子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一手高举机关枪，一声大吼：“格老子的，王剃头。听说你被司令扫了，原来还没有死呀！别人怕你，老子他娘的偏偏不怕你！老子名叫罗蛮子，先让你尝尝老子的子弹……”

一梭子弹横扫过去。两个土匪应声而倒，其余的纷纷卧倒，举起枪。王剃头气急败坏：“本舵爷还没有开枪，这个罗蛮子居然敢先逮开枪。抓住这个县长，本舵爷要教他如何做人。”

乒乒乓乓，枪声响成一片。刘县长，钱师爷，张守义都跳下了车，钱师爷躲在马车后面，刘县长从腰上拔出一把驳壳枪，指挥作战。前面车夫看到打了起来，跳下车，双手抱头，趴在地上。拉车的马受了惊，直冲了前去。

张守义惊叫了一声：“妹妹……”

王洛风闪电一般冲了前去。他跟着马车跑了十几米，双手把住车窗，跳了上去。王洛风去勒马缰绳，但马受了惊吓，根本勒不住，一直冲到了土匪的山坡前。一个土匪向车开了一枪，打在马背上。那马负疼，冲得更快，车辙撞到一块石头上，车顿时翻了起来。

张映雪啊了一声。王洛风一把抱住她，双脚在车辙上一踩，人已经借力跳了出去。着地的时候，在地上一个翻滚，落入一片草丛之中。

张映雪头昏目眩，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包围着自己柔弱的身躯。耳边传来强劲的砰砰声，一股令她心跳加速的气息扑入鼻中。她蓦然发现，自己居然躺在王洛风厚实的胸膛上。

他的眸子之中闪烁着狂野的火焰，仿佛要将两人的血液点燃，轰轰烈烈地燃烧。

张映雪的脸腾起一片红晕，忙闭上了眼睛。王洛风把她放在一边，坚定如铁：“你藏在这里，我去打土匪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危险的。”张映雪睁开眼睛，王洛风已经跳起来，向土匪埋伏的山坡跑去。他的身躯，矫健如豹子，快如闪电。

一个土匪正用驳壳枪射击，王洛风飞掠到他身边，左手抓住土匪的手腕，右手掐住土匪的脖子，提了起来。不远处，一个小土匪叫了声：“不逮好了。”

王洛风已经夺过这个土匪的驳壳枪，砰砰砰就是一梭子弹。两个土匪被打得血肉横飞。

王剃头惊呼：“这个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鬼？”

身边几个土匪：“不逮知道呀！”

王剃头：“风紧。”

旁边几个土匪一起吆喝：“扯呼。”

王剃头：“走逮！”

土匪们一起呼应：“走逮！”

土匪们迅速地撤退了，钻入山坡上的树林之中。王洛风并没有追赶，而是提着驳壳枪回到张映雪身边。这个时候，张守义跑了过来，一边跑，一边问：“小妹，你没事吧？”

张映雪慢慢站了起来，优雅地整理了一下长裙，对王洛风嫣然一笑：“没事。”

刘文远一声令下：“停。”

罗蛮子把机枪一举：“刘县长，要不要追上去，把王剃头扫了？这个狗日的命真长，司令没扫灭他，刚才也没扫灭他。”

钱师爷心有余悸：“穷寇勿追！穷寇勿追！”

刘文远一声厉喝：“别追了，去把被打死的土匪尸体拖过来！”罗蛮子带着士兵们过去，拖了六具土匪的尸体过来，扔在路中间。钱师爷在刘文远耳边悄声说：“那个王洛风，身手不错，胆色过人，果然有些来头。”

刘文远不置可否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我喜欢能干之人，这人，一定能为我所用。”

罗蛮子来报告：“刘县长，一共打死了六个土匪，要怎么处理这些死人？”

钱师爷有些担心：“居然打死了六个土匪？”

刘文远凛然道：“可惜不是六十个！我要的是把匪患消灭得一干二净。罗连长，把土匪尸体搬上马车，拉到梁山县城，挂在城门口示众。”

罗蛮子：“要得。”

钱师爷干瘦的脸抖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看到王洛风、张守义走过来，就没有说了。

刘文远哈哈一笑：“王洛风、张守义，英雄本色！佩服佩服，到了梁山县，请两位到县衙来，本县要和两位英雄把酒庆功。进城！”

梁山县北门，搭着一个五尺高的木板台子。台子上摆放着桌椅，铺着红毯。十几面大鼓，十几个赤着上身的精壮大汉，手拿着鼓槌。他们身后，是穿红着绿的腰鼓队伍。各级政府官员，富豪乡绅翘首以待。他们在等待着新县长上任。

人群之中，左边一张藤椅上，端坐着一个头发花白，面容清瘦，长胡须，戴近视眼镜，精神矍铄的老人，他就是梁山县赫赫有名的李家族长李中阳，号称四眼枪王。身边是两个强壮魁梧，仪表不俗的儿子，长子李世英，三子李世豪。右边同样有一张藤椅，坐着一个高大，红脸，不怒自威的老人，他是梁山县张姓族长张三炮，绰号轰天雷。身边是他的大儿子张守仁，三子张守礼。

张三炮性烈如火，七十多岁，依然没有放缓。他双眉一扬，沉声道：“已经十二点钟了，县长为什么还没有来？”

张守仁安慰说：“爹，县长可能在路上耽搁了，再等等。”

张三炮哼了一声：“不等又能怎么样？对了，老四和映雪也是今天回来，他们到了没有？”

张守礼摇头：“没有？”

张三炮心中不安：“他们怎么会没有回来呢？该不会在路上遇到土匪了吧？”

张守仁和张守礼对望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道：“爹，您放心，这几年都没有土匪出现过。再说了，四弟身手不错，人又聪明，就是有几个土匪，也奈何不了他。”

张三炮忧心忡忡：“他还年轻……”

前面有人欢呼：“县长来了，欢迎县长。”顿时，鼓乐喧天，一片沸腾。刘文远和师爷缓缓走上高台，挥手示意下面安静下来。刘文远大声道：“各位，本人刘文远，是梁山县新任的县长。梁山县的和平稳定，繁荣昌盛，就靠大家的共同努力。抬上来。”

罗蛮子一声吆喝：“格老子的，把土匪的尸体抬上去。”

士兵们抬着一具具尸体，摆放在高台上。罗蛮子叉开双腿，举着机关枪，得意洋洋。下面鸦雀无声，人人都瞪大眼睛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刘文远不慌不忙地扫视了台下，道：“各位，本人今天上任，就在城外遭遇了土匪王剃头……”

下面人群顿时一阵骚动，窃窃私语：“王剃头？”

“王剃头又出现了吗？”

“这可如何是好？梁山县怕再无宁日了……”

刘文远继续道：“各位，从你们的神色之中，我看到了恐惧。王剃头是什么？土匪之中的土匪，恶魔之中的恶魔。他若不死，你们心中的恐惧就不会消除。邪

不胜正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！我特意请了罗连长来，就是为了消灭王剃头。”

罗蛮子高举机关枪，在空中挥舞着，吼道：“格老子的，大家不要怕，今天老子一梭子弹，扫得王剃头屁滚尿流，狼狈而逃。下次再遇到他，必然把他娘的扫成漏筛。老子就不相信，王剃头是铁打的。他若真是铁打的，老子就是打铁的，大家看清楚了。”突突突，说完对天扫了一梭子弹。

人群又是一阵骚动。

刘文远继续道：“各位，今天能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，还要感谢梁山县的两位少年英雄，请上来……”

张守义一步一步走上去。

人群之中，张守仁惊喜地道：“爹，是老四，他怎么和县长在一起？”

张守礼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张三炮：“这小子，总能整出点名堂！”

高台上，刘文远有些诧异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？王洛风呢？”

张守义道：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”

刘文远抓起张守义的右手，高高举起，大声道：“就是这位张守义张英雄，还有一位叫王洛风的英雄，他们和罗连长一起打土匪。地上的这些尸体，就是被打死的土匪。土匪不可怕，只要敢打。”

下面响起了一阵掌声。

李中阳脸色铁青，李世英低声说了句：“张家那小白脸，也就是瞎猫碰见了死老鼠，跟着罗连长，撞了大运，给张家长了点脸而已！”

李世豪不住点头：“大哥说得对。”

李中阳眼中神色奇特，问了句：“王洛风是谁？”

李世英、李世豪一起摇头：“没听说过呀！难道是和张家一路的人？”

李中阳又问了一句：“他人在哪里呢？”

两人又一起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刘文远在台上继续道：“人人都说王剃头如何厉害，今天一见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！各位，我向大家承诺，我刘文远在梁山县一天，就不容他王剃头作恶一天……”

乡绅官员们又一起鼓掌，只有李中阳嘴角泛起一丝轻蔑的冷笑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王剃头真有如此不堪吗？”

2. 刁宰匠，胡厨子

梁山县城南，袁掌柜家。明天是袁掌柜瞎眼老娘八十岁的生日，八十已是耄